

宋

書

一四

志第二十

宋書三十

臣沈

約

新撰

五行一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箸九疇序而帝王之應
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
臯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劉鼎雉庭穀
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
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
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

朔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鴻範休咎
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
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
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
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灾
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
灾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
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
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

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視之不明有羸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爲灾也又曰貞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

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
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疢時則有青眚青祥惟
金沴木班固曰蓋工匠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
爲變怪皆爲不曲直也

木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木不
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象
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
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

據郡反多所脅略并聚亡命遣二校尉與青州刺史共討平之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戎卒十餘萬連旂數百里臨江觀兵

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戴淵刁協劉隗皆遇害與春秋同事是其應也一曰是後王敦攻京師又其象也

晉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水冰是年殷浩

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
栢温入關之象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水冰明
年二月王恭爲北蕃八月庾楷爲西蕃九月王
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
爲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摧滅是其應也一
曰苻堅雖敗關河未一丁零鮮卑侵略司充竇
揚勝扇逼梁雖兵役不已又其象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行後所坐聽

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民農時作為邪謀傷
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
於周易又為棟橈之凶也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
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
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騶為匠作
者六萬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
按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孫盛
曰于時後宮殿有孽火又廟梁無故自折先是

帝多不豫益惡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頻亂遂亡天下

晉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師擊長沙王乂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尋奔潰卒賜死初河間王顥謀先誅長沙廢太子立穎長沙知之誅其黨卞粹等故穎來伐機又以穎得遐邇心將爲漢之代王遂委質於穎爲犯從之將此皆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曰鈴閣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桓玄始篡龍旂竿折玄田獵出入不絕昏夜飲食恣麥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也夫旂所以擬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在

位八十日而敗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臨沂黃城
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內此
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

廢帝昇明元年吳興餘杭舍亭未蕈樹生李
實禾蕈樹民間所謂胡頹樹

貌不恭

魏文帝居諒闇之始便數出遊獵體貌不重風
尚通脫故戴凌以直諫抵罪鮑勛以迂旨極刑

天下化之咸賤守節此貌之不恭也是以享國
不永後祚短促春秋魯君居喪不哀在感而有
嘉容穆叔謂之不度後終出奔蓋同事也

魏尚書鄧颺行步施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
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
凶終之徵後卒誅死

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
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
士恥不與焉蓋胡翟侵中國之萌也豈徒伊川

之民一被髮而祭者乎

晉惠帝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
戲无降下心又嘗同弈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
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
故及於禍

齊王冏既誅趙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
府淫營專驕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容也天
下莫不高其改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
夷滅

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頭者元首幘者令髮下垂
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
輔以至危亡也其後相玄篡位

舊爲屐者齒比日達楯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
徹名曰陰卯其後多陰謀遂致大亂

晉安帝義熙七年晉朝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
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
重白默拜於廡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大以爲
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識者怪焉此墮略嘉禮

不肅之妖也

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
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蓋
不肅之咎後坐誅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勢傾朝廷室宇豪
麗車服鮮明乘車常偏向一邊違正立執綏之
體時人多慕效此亦貌不恭之失也時偏左之
化行方正之道廢矣

後廢帝常單騎遊遨出入市里營寺未嘗御輦

輦終以殞滅

恒雨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非常至
殺鳥雀案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帝居喪
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民農時故
木失其性而恒雨爲災也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
溢歲以凶饑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雲天

寒案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
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恒寒之罰
也劉向以爲旣已震雷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
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雷
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殺之禍將及
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也

晉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沁水
同時竝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
稼千三百六十餘頃晉武太康五年七月任城